

**《汉语言文学各学科前沿》论文**



|  |  |
| --- | --- |
| **学年学期：** | 2021-2022 学年冬学期 |
| **姓名与学号：** | 刘佳宁 3190104946 |
| **年级与专业：** | 汉语言文学1903班 |
| **任课教师：** | 咸晓婷 |
| **开课学院：** | 人文学院 |

**提交日期 2022年 1 月 5日**

汉代《诗纬》学及研究现状综述

【摘要】《诗纬》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诗经》研究的边缘地带，然而以汉代谶纬学为指导的配经之“诗纬”，事实上是理解齐诗学乃至正统诗学观的一种路径。本文试图从《齐诗》学与《诗纬》的关系、《诗纬》与古代诗论的关系两个方面，将近二十年内学界对《诗纬》的解读和利用做一则综述，以备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关键词】诗纬；齐诗学；四始；五际；诗论

【正文】

欲知“诗纬”，先明“谶纬”。“谶纬”，是“谶”和“纬”两个字的合称，二者有别。“谶”，即“谶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言：“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即通过语言文字或图录的方式来预测社会人事的发展变动。最早关于谶书的记载可能见于《史记·赵世家》：“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而“纬”，则与“经”相对。《释名疏证补·释典艺》：“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王先谦说：“纬之为书，比附于经，辗转牵合，以成其谊，今所传《易纬》、《诗纬》诸书，可得其大概，故云反复围绕以成经。”可见纬书是用来解释“经”的，是经的附翼。

“诗纬”的名目，最早见于《后汉书·方术列传·樊英传》李贤注：“……诗纬：《推度灾》，《氾历枢》，《含神雾》也……”总计三种。但《诗纬》在具体种类上其实有三种和四种之说，前者见于李贤注后汉书；后者见于魏征所注《隋书·经籍志》，认为《诗纬》应该有包含在《七经纬》中的《诗纬》一种，以及《推度灾》、《氾历枢》、《含神雾》三种，共四种。清人对《诗纬》的辑佚也是两种说法并存，目前按照《诗纬》辑佚最全的的是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辑《纬书集成》这一现实，学界公认《诗纬》实际包含四种。近十几年来，诗经研究学界在诗纬方面非常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诗纬》与《齐诗》学的关系问题，二则是《诗纬》对诗学理论的影响，本文便意图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简单综述，以备后续研究和阐释的进一步深入。

**一、《诗纬》与《齐诗》：齐诗学与四始五际**

要研究《诗纬》与《齐诗》之间的关系，还要经过西汉经学家翼奉。故而需要先关注“《齐诗》与翼奉《齐诗》学”之间的关系。

汉代《齐诗》的创始人是辕固。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当时文献并未记载辕固传诗的具体过程，但在《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中记录了基本相同的三件事：在皇帝面前与黄生争论汤武受命；敢于触犯窦太后，并称其所好《老子》为“家人言”；劝诫公孙弘“务学以正言，无曲学以阿世”。从此三件事中似可窥见其性格，即坚持先秦原儒经义，秉持“天下为公”思想。徐复观也认为认为辕固“在皇权鼎盛的皇帝面前强调汤武革命，可谓能把握儒家政治思想中的真精神。”据此我们似乎是可以预设，《齐诗》传授之初应该是坚持《诗》之本义而不过度推衍的。辕固弟子中以夏侯始昌最明，《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可以看出，夏侯始昌已经对《齐诗》做了推衍式的解说，并将阴阳灾异的思想带入《齐诗》的传授系统之中。始昌之后是东海后苍，后苍同时师从夏侯始昌和东海人孟卿，二派皆是以言阴阳灾异见长。后苍授学弟子萧望之、翼奉、匡衡三人，都以《齐诗》学闻名，其中萧、匡二人基本沿袭传统《齐诗》的说解，只是将其应用于政治，而翼奉《齐诗》学却对学术建构和传承起了推进作用，将本就充斥着阴阳灾异色彩的《齐诗》学变成了占策阴阳、预测灾异的占卜之书，逸出了此前经学的范畴。因此，徐复观在讨论《齐诗》辑佚问题时认为，“其遗说见于《汉书》萧望之、匡衡、师丹各传奏疏中的，多为诸家之通义”，“至于《翼奉传》所载翼奉‘四始五际六情’之说，乃受夏侯始昌以阴阳五行附会《洪范》言灾异的影响，他把这一趋向拓展于《诗》的领域，而更向旁枝曲径上推演，以成怪异不经之说，既无与于《诗》教，亦非辕固之所及料”，已逸出《齐诗》之通义，所以搜集汉代《齐诗》遗说，应以萧望之、匡衡、师丹奏疏中所引《诗》为主，而不能到翼奉诗说中去寻找。不过，徐先生将二者完全割离，也有武断之嫌，总体而言，二者其实是“别义”和“通义”的关系。

关于翼奉《齐诗》学与其他《齐诗》学的主要学者情况比较，前人研究已备，在此处总结一下：翼奉的《齐诗》学在继承《齐诗》“通义”的基础上又作了较大的改造，解《诗》方面，不再采取当时普遍流行的以历史、政教敷衍《诗》义的做法，而完全按照阴阳五行模式，以《诗》“占卜”政局和王朝的命运走向，并创制了较为系统的阐释方法，如“观性以历，观情以律”，通过“六情十二律”去推衍《诗》义；以《诗》之“五际”测算阴阳灾异等等。这些无疑都对此后的《诗纬》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主要从“四始”、“五际”两个概念入手。

汉代鲁、齐、韩、毛四家说《诗》都有“四始”之说。《鲁诗》“四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清人魏源从音乐的角度指出“《关雎》之乱”乃是乐曲的联奏现象，所以《鲁诗》“四始”是以一概三，也就是《国风》、《小雅》、《大雅》、《颂》各部分的前三篇。这十二首《鲁诗》为“四始“，皆述文王之德。《韩诗》“四始”据魏源《诗古微》考，是以四部分中涉及文武功业的诗为“四始”的。而《毛诗》则认为《国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是王道兴衰的开端，又取《鲁诗》说，认为《关雎》是《风》始，其讽喻美刺功效显而易见。对于《齐诗》“四始”，目前传世的《齐诗》材料中并无提及，学界以往认为是取自《诗纬》的，然而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二者等同，按照后来学者的分析，《齐诗》中实际也是存在“四始”这一说法的，其内涵与其他三家相似，是汉代《诗》学“四始”之通义，而《诗纬》的“四始”说，最大可能是翼奉后学或《诗纬》作者根据汉代《诗》学流行的“四始”说与阴阳五行相对应，又附以具体诗篇，形成的新的说解系统。

《汉书》翼奉本传中，提到三次“五际”：

臣闻之于师曰 ：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 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 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 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 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 《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 有灾异，皆列始终，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 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 亦不足多，适所习耳。

臣前上五际地震之效，曰 ：极阴生阳，恐有火 灾。不合明听，未见省答，臣窃内不自信。今白鹤 馆以四月乙未，时加于卯，月宿亢灾，与前地震同法。 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

而《诗纬》“五际”见诸《后汉书·郎[顗](https://www.zdic.net/hans/顗)传》和《毛诗正义》。前者记郎[顗](https://www.zdic.net/hans/顗)引《氾历枢》云：

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引《氾历枢》云 ：

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 出入候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 也 ；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 ；亥又 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 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 ；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

另外，颜师古注翼奉“五际”，引孟康语：“《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始终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汉书》卷七五）如此，孟康所称《诗内传》即《诗纬》，可能就是《氾历枢》。则《诗纬》“五际”当是指干支位，即卯、酉、午、戌、亥，并分别配以诗篇。但比孟注更早的还有应劭的注：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也。”而《诗纬》“五际”之根源实在 于《易》家之卦气说，其“四始”、“五际”是以卦气之消息盈亏配合诗篇，是汉代《易》家的卦气说、图谶之学与汉代《诗经》学相结合的产物，与作为汉代学术通义之“阴阳律历”是不同的。根据翼奉“闻之于师”以及“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等语，翼奉所说“五际”当为齐诗旧说，即应劭所注更为接近。故翼氏《齐诗》学与《诗纬》对于“五际”的认识也是不同的。

**二、《诗纬》与古代诗论**

近年来，纬书研究在文学领域内获得了较高的重视，有专门的“文学视野中的纬书研究”国家项目，特别是进入了“中国古代文体论概念史研究”的视野。最经典的论题莫过于《诗纬》的“天地之心”说。

《诗纬》屡次言及“天地之心”。《诗含神雾》曰 ：“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诗者，天地之心，刻之玉版，藏之金匮。”何谓“天地之心”？概言之即“阴阳”。《周易·复》卦的《彖辞》曰 ：

“复，亨。 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 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复》卦显示了“反动以顺行”的阴阳变化规律，故能“见（现）天地之心”。

又有《礼记·礼运》：

“人者， 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者， 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故《诗纬》的“天地之心”实际上是指诗能沟通天人。诗是天道的反映，也是人情性的反映。《春秋说题辞》的诗学阐释中也有着更加明确的表达，其曰：

“诗者，天地之精，星辰之度，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 淡为心，思虑为志，故诗之为言志也。”

这样的解说在传统“诗言志”的基础上增加了“天地之精”、“阴阳之度”等天道阴阳变化的内涵。正因为诗通天人，为政者才应于“天人之际”求诗、察诗，体天心，观民俗，社稷平安，国祚长久，所以诗是“君德之祖”。故《诗纬》对诗的定位并不神秘，至于其对诗的阐释，要义仍然是传统的汉代四家诗，如《诗纬》对《十月之交》的解释：

烨烨雷电，不宁不令，此应刑政之大暴，故震 电惊人，使天下不安。

百川沸腾，众阴进 ；山冢崒崩，人无仰 ；高岸为谷，贤者退 ；深谷为陵，小临……十月之交，气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及其食也，君弱臣强， 故天垂象以见征。辛者正秋之王气，卯者正春之臣位。 日为君，辰为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为君， 幼弱而不明。卯之为臣，秉权而为政。故辛之为言新，阴气盛而阳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

天垂象以见征，并征之以阴阳，这便是“天地之心”。事实上只是解释方式的问题，比如《毛传》：“月，臣道。日，君道。”《郑笺》：“雷电过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征。”证明了这种阐释方法并非荒诞不经、牵强附会。这本就是纬书的特点，“反复围绕以成经”，然而大多批《诗纬》者仅见其“反复围绕”，未见其“成经”。有学者认为《诗纬》是“从人学到天学”，失去了作为诗的本意，事实上恰非如此。如《诗纬》中对《关雎》的解释，《诗·推度灾》： “《关雎》知原，冀得贤妃，正八嫔。”“关雎恶露，乘精随阳而施，必下就九渊，以复至之月，鸣求雄雌。”与毛传“后妃之德”不谋而合。这些说明《诗纬》诗学是没有背离正统诗学观、道德观的。

“天地之心”说涵括天人，彰显《诗纬》以诗沟通天人的解经思路。除了“天地之心”说，谶纬诗学还接受了翼奉的观念， 以情性说《诗》。而其所谓“性”即五行，“情”即六情，以历律为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期、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等观念，以此来定位诗。如此，诗就成了阴阳五行的消长变化的产物，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阴阳五行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具体的诗说中，《诗纬》也采用了类比与还原的方式，在《诗》与天地阴阳之间建立一种匹配关系。

《诗纬》对后世诗学的影响亦颇巨，如上面所提到的“以情性论诗”，虽然其本意与后世“情性说”不尽相同，但谁能否定概念上的启发？《春秋说题辞》曰诗“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故诗之为言志也”。这其实就是“诗言志”的翻版，而且未发、已发之描述和《诗大序》论诗异曲同工。而《诗纬含神雾》曰：“诗者，持也”，刘勰将之纳 入《文心雕龙》的话语解释系统，孔颖达视之为诗“三训”之一。尤其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章讨论谶纬，更是极大地彰显了纬书的文论价值。在后世的诗文批评中，有大量关于诗妖、诗谶的内容，甚至如《诗话总龟》专门设立《诗谶门》，可见其影响之甚。可以说这些经典论端都已经纳入传统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成为了中国古典文论的一部分概念来源。 当然，除了在“概念”和“话语体系”上的影响，我们理应注意到谶纬观念对中国文论深层次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从表述到理念都非常重视“体验”，这与谶纬有密切关系，一方面和纬书所张扬的天道观有关；另一方面自然也逃不开“纬”字的本旨，即“反复围绕以成经”，这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感性”叙事特点非常接近。在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中，也有很多“味”、“妙悟”、 “神思”、“天道”之类的重神秘玄思的范畴。以神思为例，《乐动声仪》 曰: “神守于心，游于目，穷于耳，往乎万里而至疾，故不得而不速。从胸臆之中而彻太极，援引无题，人神皆感，神明之应，音声相和。”陆机、刘勰的“神思论”与此究竟有多大区别？许多学者论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物感”说之兴盛与谶纬观念的关系，正着眼于此。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的是魏晋南北朝文论家思想观念中的纬学背景。有学者专门讨论过谶纬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影响，阐发刘勰文学思想中深藏的纬的特质以及谶纬观念对于刘勰文论系统组织的诱发作用。这是否与刘勰曾依从僧祐的经历有关呢? 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侣多通纬，汉译佛典及佛学论著中 谶纬印痕也时时可见。僧祐的《弘明集》、《出三藏记集》中就有大量与谶纬有关的内容，刘勰很有可能曾受其影响。总而言之，《诗纬》与中国古典文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251.

[3]安居香山，中村璋八． 纬书集成［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488.

[4]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之《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上海书店 2006 年版

[5]曹建国.《诗纬》二题[J].文学遗产,2010(05):149-152.

[6]王长华,刘明.《诗纬》与《齐诗》关系考论[J].文学评论,2009(02):51-59.

[7]张翠丽. 《诗纬》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

[8]曹建国.类比、还原与谶纬之《诗》学——纬书的情性《诗》学观谫论[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7(04):146-155.

[9]邓国光.《文心雕龙》“假纬立义”初探［M］//文心雕龙研究: 第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7－68